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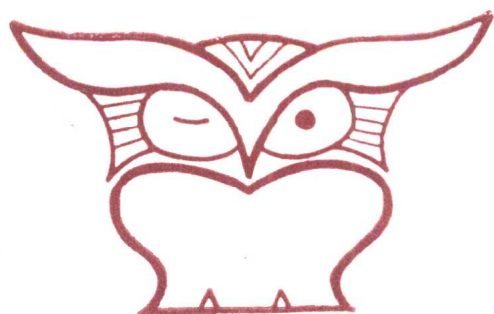
未晚谈

林 放

上海人民出版社

056240

I267
4408



未晚谈

林
放



京电力大 00049812

藏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 涛
封面装帧 钱君匋

未 晚 谈

林 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光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 插页 4 字数 268,000

1985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900

书号 3074·745 定价 2.00 元



作者近影

代 序

夏 衍

听说林放同志的第二本杂文集《未晚谈》即将出版，感到非常高兴。

不久前在《长江日报》看到一篇白雉山同志的文章，题目是《迟了，总算来了》，这是作者得知林放同志的“第一本杂文集”出版而引起的感慨。他对“这位名噪文坛的杂文巨擘”，为什么在他垂暮之年才出“第一本杂文集”而“感慨系之”，他从资、从德、从才三方面来看林放的杂文，认为他的杂文集早该出版，而且不该只出一本。他说写杂文常常会触怒某些人，又不可能成为“畅销书”，所以“杂文之欲出版者难矣”。对这种看法我也有同感。跨进八十年代之后，中国文艺复兴，小说、诗歌、电影、报告文学的刊物数以千百计，而迄今还没有一本杂文的定期刊物；小说的印数可以超过六位数字，而杂文集，能印上一万册，也已经不容易了。但我还是认为文艺作品对社会的贡献，是不能以印数的多寡来估计的。回头来看看过去，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在那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鲁迅的杂文不止一次遭到当局的禁售，还受到御用文人的围攻，但是，不论是在抨击凝固和僵化了的“国民性”，或者是在净化民族的心灵，鲁迅杂文的威力之大，影响之深，贡献之巨，在整个文化领域中都是无与伦比的。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尽管道路坎坷，鲁迅杂文的光辉传统，还是由许多勇敢的杂文作者继承下来了，林放同志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宿将。他写了半个世纪的杂文，他毫不留情地暴露社会上的落后、愚昧、虚伪的世态，他反对“瞒和骗”，他主张“打开天窗说亮话”，他说：“我们如果检点检点每天说出来的话，也会发现确有许多话是白说了，真正无隐的直言实在不多，有时转着弯的说话，有时说些违心的话，这不是骗人是什么？”（《世象杂谈：〈关于说话〉》）这是林放杂文的一贯的风格，他正视现实，对社会上的一切反动、落后的现象深恶痛绝，看到这些脓疮毒菌，他就有一种“不能已于言”的激动，这也就是瞿秋白论鲁迅杂文时所说的可贵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现在，我们正处身在第二次革命的腾飞时代。社会制度变了，“世象”也在急骤地变化。所以林放同志在《世象杂谈》的前记中说：“这些文章多数是属于对社会现象的评论，或是颂扬，或是批评，总之是就事立论，表示个人对于世象的见解”。的确，读近年来林放的杂文，满腔热情地颂扬新人新事的文章是不少的，也可以说这是林放在杂文写作中的一个显著的突破。他颂扬了祖国的新生，他也颂扬了历尽劫波而还是自强不息的年青一代。他写这种文章完全是出于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心，因此，他的颂扬文章也没有丝毫从俗媚世的“俗套”。当然，即使在今天，人世间也还没有“净土”，不仅在人们意识、习性中淤积了几千年的“残滓”还有重新泛起的可能，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遗风”也还没有彻底清扫。林放同志又是一个从旧垒中战斗过来的人，他是“封建宗法社会的贰臣逆子”，所以他对世象中的一切宗法迷信、萎靡苟且、唯上唯书、自欺欺人；以及奴隶相、市侩气等等，就特别敏感，抓住了就一批到底。

林放的杂文有他独特的风格，平易通畅、朴实精炼，也就是

言简意赅。这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我一向习惯了的写作方法或写作态度”。读林放同志的杂文可以使人振奋，使人沉思，同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我认识林放同志是在一九四四年读了他的《延安一月》之后，迄今也已经四十年了。这一年正是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也就是黎明之前的最黑暗的时刻。要把延安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在被叫作“雾都”重庆的一家私营的《新民报》上连载，这就要有巨大的勇气和精湛的“技巧”。周恩来同志不止一次赞赏过这篇报道，把它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也对潘梓年、章汉夫和我讲：“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

在艰难的年代辛勤地笔耕了半个多世纪，林放同志已值“垂暮之年”，但是他没有老，他继续在写，继续在为匡正时弊，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而奋斗。“庾信文章”，多多益善，我衷心地希望能看到第三本、第四本林放文集的问世。

一九八五、七、二十五

ABK58/08

目 录

代序·····	夏衍 (1)
“尾巴”翘得好快呀! ·····	(1)
诤友·····	(3)
论犹太·····	(6)
多谈些社会问题, 宣传好社会主义·····	(9)
郭老谈庄子·····	(11)
花好月圆书长寿! ·····	(13)
读《说假话者戒》·····	(15)
西崽相·····	(17)
伽利略心有余悸·····	(19)
杂文之春·····	(23)
延安之风 山高水长·····	(25)
暂别归来·····	(28)
韩愈三上书·····	(30)
“难得糊涂”·····	(32)
写给“庙里来的”朋友·····	(34)
保卫“神童”·····	(35)
包公与伯乐·····	(37)
蔺相如的一件事·····	(39)

我还要诅咒·····	(41)
再说“老家伙应当多说话”·····	(43)
追念魏克明同志·····	(45)
狗年抓耗子·····	(47)
肝胆相照贺新春·····	(49)
“宁左勿右”与“肝胆相照”·····	(51)
小猫的屁股可以摸一摸了·····	(53)
甜食不宜供应过多·····	(55)
死且不朽·····	(57)
“为民作主”还是“以民为主”？·····	(59)
论“太平官”·····	(61)
大老鼠为什么不上钩？·····	(63)
小仙姑不必脸红·····	(65)
一定要称鲁迅为“同志”吗？·····	(67)
“汽车大王”的兴灭·····	(69)
江东子弟今犹在·····	(71)
愧对科赫·····	(73)
有感于《说岳全传》·····	(75)
仁者之言·····	(77)
一帘之隔·····	(79)
扫墓杂感·····	(81)
一语便俗·····	(83)
周公馆·····	(85)
过犹不及·····	(87)
说捧场·····	(89)
闲煞与忙煞·····	(91)
假如茅盾不当部长·····	(93)

“精禽”与“斗士”	(95)
非其鬼而祭之	(97)
魔鬼还没有忘记“暴食”	(99)
还想再来一次“一亿玉碎”吗?	(101)
杂文之味	(103)

——序《公今度杂文选》

怎样写好这篇作文?	(106)
不减当年 胜似当年	(108)
“灵姑破案”及其他	(110)
临表涕泣	(112)
古人怎样看待“再嫁”?	(114)
也谈“人微言轻”	(116)
“下不为例”之风不可长	(118)
有没有“最佳年龄”?	(120)
竟有这样的“玩笑”	(122)
“五讲”之外又一“讲”	(124)
说“牢骚”	(126)
关于“投鼠忌器”	(128)
一千万字	(130)
两亿字的消化问题	(132)
喜见“人格”又归来	(134)
“落实”何须乌纱帽?	(136)
“成堆”有什么不好?	(138)
“脱胎”乎?“脱帽”乎?	(140)
哪一种“改造”?	(142)
“老九”上天何足怪哉?	(144)

争鸣、齐放正是时候·····	(146)
“小国之君”·····	(148)
几则千里马的寓言·····	(150)
蒋筑英能不能多活些年? ·····	(152)
这也是蛮性的遗留·····	(154)
人格学 ABC·····	(156)
肉麻当“有趣”·····	(158)
指名道姓 既鸣且争·····	(160)
“君子和而不同”·····	(162)
红眼三病·····	(164)
从一件杀妻案说起·····	(166)
丰子恺先生一事·····	(168)
允许试验·····	(170)
咄咄怪事·····	(172)
看戏要看梅兰芳·····	(174)
人走，茶就凉吗? ·····	(176)
有书就得赶快读·····	(178)
还是这副对联说得好·····	(180)
发“才”乎? 发“财”乎? ·····	(182)
能怪人家“不安心”吗? ·····	(184)
愿千万毛遂脱颖而出·····	(186)
用人要有大气魄·····	(188)
范仲淹与晏殊·····	(190)
王安石的悲剧·····	(192)
杨学敏的伤痕·····	(194)
重谈白卷先生·····	(196)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198)

少写些《伯夷颂》·····	(200)
“整”得还不够吗? ·····	(202)
结合还是隔离? ·····	(204)

——陆定一同志谈话录的读后感

“浑身是劲”·····	(206)
“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	(208)
一沟所见·····	(210)
“思无邪”·····	(212)
“高攀”与高踞·····	(214)
南郭先生与白衣秀士·····	(216)
“溢美”也能成灾·····	(218)
坐定了冷板凳·····	(220)
“其他的人怎么办”? ·····	(222)
拆烂污·····	(224)
“专案”作风的祖师爷·····	(226)
肿瘤与标兵·····	(228)
从“小心求证”到“哭”的统计·····	(230)
“吃文件”·····	(232)

【附】 也说“吃文件”·····	(233)
南郭大舞台·····	(235)
也谈“碰硬”·····	(237)
年龄大一岁 开明增一分·····	(239)
一胎六孩怎么办? ·····	(241)
说与做·····	(243)
“官商”一例·····	(245)
恩仇与是非·····	(247)
夏侯氏之事·····	(249)

“己饥己溺”赞王财.....	(251)
旧弊新谈.....	(253)
又一次的“痛惜之余”.....	(255)
旧梦如烟.....	(257)
死后追认不足为法.....	(259)
扫“架子”.....	(261)
敲竹杠.....	(263)
“竹杠”续谈.....	(265)
海洋的自我净化.....	(266)
梁启超说“隆中对策”.....	(268)
毛主席评登徒子.....	(270)
折腾.....	(272)
想起了吕端.....	(274)
李初梨献宝.....	(276)
《读书》五岁了.....	(278)
好一个“饿得发慌”.....	(280)
嬉皮笑脸的公仆.....	(282)
有感于李准改名.....	(284)
命题作文.....	(286)
“不见得”.....	(288)
关于“略施脂粉”.....	(290)
精明的凤辣子.....	(292)
探春的高明.....	(294)
从此心平气和了.....	(296)
盗窃公物的人有福了.....	(298)
吃狗肉的和尚.....	(300)

“参也鲁”.....	(302)
无功即是有过.....	(304)
闲言碎语整死人.....	(306)
认帐与还帐.....	(308)
书呆子不宜做官.....	(310)
垂帘听政.....	(312)
话说“鸭蛋”英雄.....	(314)
“遥想公瑾当年”.....	(316)
袁雪芳的拎包风波.....	(318)
说一说“第一把手”.....	(320)
读书佳话.....	(322)
周公辅成王.....	(324)
记起周信芳说的话.....	(326)
尾巴与屁股.....	(328)
警惕假“先进”.....	(330)
鲁迅死于什么病？.....	(332)
刺面.....	(334)
关于“不求甚解”.....	(336)
怎样把书读活？.....	(338)
向繁体字倒退吗？.....	(340)
又一起“对号入座”.....	(342)
花钱亦不易.....	(344)
海妖的诱惑.....	(346)
“忘忧果”的诱惑.....	(348)
“文革”还在揪人.....	(350)
“鹊巢鸠占”.....	(352)
哄笑之余.....	(354)

读《子冈作品选》.....	(356)
学好“母语”.....	(359)
无事忙.....	(361)

附录

林放文章老更成.....	严秀 (363)
--------------	----------

“尾巴”翘得好快呀！

粉碎“四人帮”，知识分子得解放。一年多来，我们深入揭批了“四人帮”摧残知识分子的罪行，看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逐步得到落实。以前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过去了，整个知识界同其他方面一样，也是热气腾腾，舒畅活泼，大家争先恐后，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力量。

但是也还有人对这种情况看不惯。据说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就有人说这样的话：“知识分子又翘尾巴啦，要注意。”

“又翘尾巴啦”，一个“又”字，岂不是说，知识分子曾经大翘尾巴；那末，因为翘尾巴而挨“四人帮”的棍子、帽子，岂不是咎由自取吗？一个“又”字，岂不是说当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徒然引起知识分子的尾巴高翘，毫无好处吗？

在我们看来，政策一落实，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发挥，敢于工作，敢于负责，抬头做人，开口讲话，这是大好的事情；而在某些人看来，这竟是知识分子的新罪状：“又翘尾巴啦”。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还正在继续落实，知识分子的尾巴却已经跃跃欲翘了，翘得好快呀！知识分子果真都有这种劣根性，二十多年来在党的教育下，竟是毫无长进，好象醉汉一样，扶得东来西又倒，只配用棍子、帽子来压服的吗？

我不想推测某些人是何等样人，但从其腔调听来，这种风言风语，至少是“四人帮”流毒未清的表现。因为，如果照他们的说法，落实政策是不必要的，最好的办法还是恢复“臭老九”这顶帽

子。“老九”一“臭”，鸦雀无声，天下就“太平”了。

我也不想推测某些人说这些话究竟出于什么用意，但是这些话的实际意义就是不准革命。所谓“又翘尾巴”，不就是前些年“复辟回潮”的另一说法吗？这就特别使得那些喘息初定、余悸未消的知识分子听来胆战心惊。这是不利于巩固工人、农民和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联盟的。

有没有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呢？肯定是有。但这只能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而不能说是知识分子的全部。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即使出现那么几个飘飘然地翘尾巴的朋友，也不妨让他翘一下，孔雀开屏，屁眼自露，不久，他们也会自感孤立，自感没趣的。当然，我这里说的是真的翘尾巴。至于“知识分子又翘尾巴啦”的所谓“翘尾巴”，是错把知识分子大干快上的积极性当作“翘尾巴”来对待。我以为这个说法容易搞乱人们的思想，是值得在这里提出议一议的。读者当不至于说我也在“翘尾巴”吧。

(1978年7月13日)